



忧然
著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因为爱
所有的阴谋都值得原谅

T I N G S H U O A I Q I N G C E N G L A I G U O



酒店风云再起

《我在香榭丽舍等你》之续篇《听说爱情曾来过》新年震撼巨献
带你经历一场波诡云谲的五星级商战

重重迷雾下爱恨纠缠不清 她的归来是深情无悔 还是宿仇难忘 物欲横流的背后 看罪恶能否放爱情一条生路
香榭丽舍晋升奢华战场 改朝换代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
复仇传奇重现 杀伐决断的美丽女子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Love Was Once Here

优然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听说爱情曾来过 / 忧然著. —北京 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 - 7 - 5153 - 0463 - 2

I . ①听… II . ①忧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– 中国 – 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3149 号

书名 听说爱情曾来过

作者 忧然
责任编辑 侯庚洋
策划编辑 一航
文字编辑 张小葱
视觉指导 李俏丹
版式设计 谢滨
封面设计 张龙梅
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
地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邮政编码 100708
网址 www.cyp.com.cn
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电话 (010) 57350370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160×235 毫米 1/16
字数 160 千字
印张 13
版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印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10000 册
书号 ISBN 978 - 7 - 5153 - 0463 - 2
定价 19.8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 (010) 57350337



目录 Contents

011 引子：思念之前，回忆之后

因为他是陆泽磊，是香榭丽舍酒店真正的继承人！而她，是白慕薇，一个只能与他遥遥相望，不可相近的人！

014 第二章 千面女郎，美女蛇

她不想思念到死，可也不想，等待后面是更长的等待……

028 第三章 极致诱惑，魔鬼与天使的宠儿

她一颦一笑，都似乎是他最有力的武器，她一举手，魔鬼便会为她杀出一条血路，扫清障碍；她一投足，天使便会为她驱赶一切妖魔，还她明净的蓝天！

043 第四章 玫瑰白雪，当纯白邂逅粉红

十二点，是灰姑娘幸福的最后期限，也是她让自己做出选择的最后期限。

052 第五章 苦涩巧克力，情人节的余味

我得不到泽磊，就一定要得到香榭丽舍！那是……我对母亲的承诺！

067 第六章 空中花园，心理攻防战

男人靠征服天下来征服女人，女人靠征服男人来征服天下……

078 第七章 剑在手，香榭丽舍 VS 艾伦格伦

心的尽头，没有灯……谁才是你心头的灯？即使我在你心里再渺小，再微弱，我也愿意用我仅有的光，去照亮你……

089 第八章 沉默的玫瑰，夜女郎

黑色的玫瑰，沉默时最美，也最毒！

- 102 **第九章 交锋，双眼看不透的迷局**
眼见未必为实，有时候，当双眼只能看到想要看到的事情，所有事实都会被假象掩盖……
- 113 **第十章 最后深夜，如果给我一个吻**
不是所有爱，都能相爱……
- 125 **第十一章 拿什么拯救你，我的天使**
谁说的？人非要快乐不可？好像快乐由得人选择……你听寂寞在唱歌，轻轻的、狠狠的，歌声是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……
- 138 **第十二章 三分尘俗，七分自误**
不能爱，就只有不爱
- 152 **第十三章 为你变成狐狸精**
你可以为我背负骂名，我当然可以为你变成狐狸精
- 165 **第十四章 繁华落幕，劫数难逃**
那轻佻而愉快的女人左右了我的神经，她直白而强烈的主见摧毁了我的性情，而当她微笑着发誓说爱我，到头来，却又是空口无凭。
- 177 **第十五章 再见，再也不见**
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
- 188 **第十六章 我们都要幸福**
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洁白无瑕，脏了的只是这个世界

引子：思念之前，回忆之后

因为他是陆泽磊，是香榭丽舍酒店真正的继承人！而她，是白慕薇，一个只能与他遥遥相望，不可相近的人！

“慕薇，你还是决定要回国？”祝安平的声音低沉在夜的角落里，高大的背影被窗外夜色染成深黑，修长的手指在流光酒杯上来回游走，杯中的酒，好似一片血红。就如祝安平的心一般。

他到底还是留不住她，她犹豫了那么久，还是决定回国。

身后的女子一言不发，只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柔软的卷发，遮掩住她的目光。

“为了他吗？还是为了香榭丽舍？还是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回头看她，女子终于抬起头，卷发之下，冷艳的脸浮起伤痛。

她知道，他没有出口的还是，是足以刺伤他，更伤害自己的几个字。

他不需要说，她是懂得的。

女子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同样望着窗外夜色旖旎，这光彩陆离的都市，终究不是自己的家。她永远忘不了母亲临死前的嘱托，忘不了母亲不能瞑目的悔恨。

然而她却更清楚地知道，令她终于下决心回国，完成母亲遗愿的却是另一个人……

那个八年前来到瑞士，与她同班的男孩，初见他时，他的眼里总有暗淡的忧伤，他似乎带着满心伤痛而来。

八年后，他走时，她问他：“一定要走吗？”

他转头笑笑：“一定！我还有个未了的心愿。”

那个笑容，是八年来，她所见过他最阳光的笑容，仿佛涤尽了心里的尘埃，云散雾开，好像这八年以來，他只为了回去的这一刻而由衷地笑。

“为了香榭丽舍？”她的语调略显得冷。

他没有察觉，眼里的黯淡再次占据上风，遮掩住他本该有的清澈目光。

许久，他才说：“不！国内的香榭丽舍从来没有浪漫。”

这是他与她说的最后一句话，然后决然转身，于次日一早飞离瑞士，现在该是已经到了国内，到了J市，到了并不浪漫的香榭丽舍。

也是从那一刻起，她开始了想念，开始明白了母亲等待的心情，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心情。

原本，在他订购机票的最后一刻，她有冲动与他一起回国，可是，她最终还是犹豫了，这种犹豫，不是偶然，是当一年前，她得知了他的真正身份后，便注定的必然。

最初，她以为，她遇到了命定的知音，他的伤口，她的心事，他们相互疗伤。

可最后，却赫然发现，他们也许是注定的陌路，不该有交集。

于是，她放弃了。

因为他是陆泽磊，是香榭丽舍酒店真正的继承人；而她，是白慕薇，一个只能与他遥遥相望，不可相近的人。

想到过去，她叹息一声。

拿过男子手中的红酒一饮而尽：“我决定了，这一次，谁也改变不了！”

第一章 百合香气，香艳的求职信

这样的场合，暧昧的，散发着百合香水味的求职信，记者们敏锐的嗅觉告诉他们，决不能漏掉今天的女主角。

冬将尽，J市机场薄雾微笼，许久没有下雪的城市，干冷的空气令白慕薇有些不适，很多年没有回国，国内变化之大，她不可想像。

她记得，离开的时候，她才只有十二岁。

她拉着行李，只身一人走出大厅，莫名的落寞与孤独令她不自觉地身子一瑟，她拉紧外衣，抬头望天，天，还是一样的天，一如瑞士般阔远无际，只是云薄了，远了，愈发飘渺不定。

在瑞士，她还有祝安平可以依靠，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她没有任何人。

或许有他！又或许……

她自嘲地一笑，正要离开，突然有人狠狠撞过来。

白慕薇脚下不稳，高跟鞋在此时最是脆弱，她脚腕一扭，习惯性崴脚的右脚似乎再次中招！

她转头看去，一个女人，同样一个人，拉着行李急匆匆的样子，见撞到了人，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小姐，没事吧？”

白慕薇摇摇头：“没事。”

可右脚传来的疼痛却令她一时直不起腰，那女人见她的样子，连忙说：“是不是扭到脚了？”

“不要紧，你好像在赶时间。”

白慕薇直起身子，才仔细看她，这女人一身简洁的白色开衫，A字裙，长发有致地落在肩头，同样简单利落的直发，黑色，没有一丝挑染的痕迹。

而她的面容，亦是简单的，清爽自然，似乎不好判断她的年龄。

白慕薇愣了一会儿，那女人说：“你受伤了？”

“没事，只是扭了一下，歇会儿就好。”白慕薇面无表情，说起话来，有一些冷漠。那女人愣了愣，随即说：“有人来接我，我送你吧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白慕薇依然冷冰冰的口吻，“我住的酒店离这里不算远，我打车去就可以了。”

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她要习惯孤独。

她转身要走，那女人却拦住了她：“离机场不远……”

那女人打量了她一番，虽然明明是友善的目光，却看得白慕薇有些不舒服，她眉心微皱，那女人似乎察觉了，忽然笑了笑：“小姐是不是订了香榭丽舍？”

白慕薇一惊，回头看着她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那女人依然是笑，自精巧的Chanel黑色小包中拿出一张名片：“您好，我也正要回香榭丽舍，如果您不介意，就一起吧。”

白慕薇接过她手中的名片，与她双手递过来的礼貌与诚意相比，单手接过她的显得漠然多了。

然而，当她看清了名片上印着的名字时，眼眉却忽然一紧。

“夏晴。”她冷冷念着，目光重新落在对面简单的女人身上，眉间凝结的痕迹，一瞬深刻至内心，心脏强烈的跳跃感，亦令她淡漠的容颜终于有了几分表情，“香榭丽舍董事长？”

不知为什么，自她的目光中，夏晴感到一瞬间的尖锐与敌意。

但职业的笑容，并没令她显露出分毫来：“嗯，您好，真是抱歉，如果您一个人，就让我送您一程，表示歉意。”

若是平时，白慕薇一定会不屑地转身走开，可她低头看看手中的名片，将优雅的卷发向身后一甩，笑着说：“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”

她的笑，意味不明。

夏晴一怔，不知不觉，适才明显的敌意在她微勾的唇角边，迅速消失。

只令人觉得那不过是个错觉而已。

夏晴迎着她上车，车内轻飘飘的暖风拂面，令冬末微寒殆尽。

夏晴忍不住侧眸看她，外衣下，白慕薇一身象牙白低开领衬衫，同样是简单的白色，却与夏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，这种白色，在白慕薇冷艳的外表下，释放着似有若无的撩人春色，腰间精巧的细褶，纤细婉约，细碎零星的淡色小花点缀在衬衫上，又在不经意间，幽幽绽放出她的唯美与无邪。

这样的女子，令夏晴想到了天使与魔鬼，能将一件衣服穿出两种极端的女人，必然是女人中的奇葩。

白慕薇仿佛感到了夏晴的注视，她只是微微整一下长长的卷发，并未言语，一路

上都没有。

不说话的天使，有时，比魔鬼还要可怕，夏晴甚至觉得在暖风充盈的车内，心里竟是凉丝丝的。

香榭丽舍，冬日里，如城市中拔地而起的巍峨雪山，煌煌气势；繁华和气派在这里凸显得淋漓尽致，贵气的欧式建筑，俨然是这整条街上最晃眼的风景。

“真像一座宫殿。”白慕薇走下车，站在香榭丽舍大门前驻足观望。

夏晴没有接话。

将白慕薇送到香榭丽舍，她竟没有想要更多接触她的欲望，眼看她提着行李离开，走出几步后，又忽然回头：“再见，我们一定会再见，对不对？”

依然是意味不明的笑。

转身离开刹那，余光扫见夏晴略微惊讶的神情，白慕薇唇角得意地上扬。

她一边走，一边拿出夏晴的名片——

生命里充满了许多不期而至的巧遇，但是夏晴，总有一次，是致命邂逅！

将名片紧紧攥在手中。

电梯门开启的刹那，白慕薇脸上的表情从魔鬼的阴暗，变作了天使的微笑……

夏晴回到办公室，不知为何总是无心工作，眼前总浮现偶遇女子的样子，她本来想问她的姓名，却因为她近乎没有温度的表情而没有开口。

那隐隐而来，又悄悄而去的敌意，到底是为什么？

她在记忆中苦苦思索，却肯定在这之前，从没有见过那个女子。

“心不在焉地工作，可不行啊，董事长。”耳边传来男子慢悠悠的声音，透着几分慵懒。

夏晴抬眼看去，陆泽磊已站在她办公桌对面。

冬日的阳光便如眼前的男孩一般，懒洋洋的并不比夏日的热辣。

虽然，陆泽磊已满二十四岁，而夏晴不过三十二岁，可不知是否因为始终是他的后妈，所以，依然觉得他还是八年前，校园阳光下的小男孩。

当年的往事历历在目，她二十三岁嫁给三十八岁的陆辉，那时候成为陆泽磊的继母，然后新婚之夜陆辉便离开人世，之后，两个人共同面对香榭丽舍的困境之时，深深浅浅的复杂情愫悄悄滋生在陆泽磊心里，他对她表白，之后，便选择了出国留学，一走就是八年，甚至再也没有给过她一点他的消息。

直到展望——陆辉的好兄弟，为了报复香榭丽舍而杀死陆辉之事败露，陆泽磊才第一次打来电话，那个时候，夏晴才知道，陆泽磊不曾真正地消失，他一直在遥远的瑞士注视着香榭丽舍的一举一动。

而她和展望，在为了香榭丽舍度过重重危机的日子里，那些感情同样不能磨灭。

八年之后，陆泽磊回来了，她觉得，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……

“想什么呢？我进来你都不知道？”陆泽磊在对面坐下。

夏晴笑笑：“没什么，倒是你，回来都有几个月了，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才肯正式接手这个位子？”

说着，指了指她坐的位置，掌握香榭丽舍命运的最高位置。

陆泽磊低头假装沉思：“嗯……再说吧。”

“每次都是再说吧？还没玩够吗？还真是小孩子……”夏晴摇摇头。

“我不是小孩子……”忽然，一束刺眼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在暗淡的冬日里，显得突兀。

陆泽磊打断夏晴，温暖的目光，忽而冷酷。

夏晴一怔，这样的目光，她依稀见过，那还是在许久许久之前，陆辉刚刚过世，陆泽磊曾经用这样的眼光看过她，曾令她一度心生寒意，可那已是极遥远的事情，若不是今日再见，她差不多忘记了。

“好，你不是小孩子，既然不是小孩子就要有担当，你从瑞士留学回来，你爸爸的遗嘱说得很清楚，而我……也始终不是一个合格的酒店人……”说着，她缓缓低头，似乎想起了什么人，往昔的画面，总是残酷地突如其来，总能在不经意间，刺痛心的最深处。

那个人，那个曾经一手将她扶稳在这个位置上的人，陆辉的兄弟，她却将他亲手送入了冰冷的牢狱。

八年了，她不曾后悔，可却无法不被往事所伤。

陆泽磊望着她，轻轻皱眉：“对你来说，香榭丽舍是负担吗？”

夏晴一怔，陆泽磊的眼神莫名郑重，她不知如何回答。

香榭丽舍，它当然不是负担，这是陆辉一生的心血，也曾给了她无限荣耀；可它也是负担，若没有它，也许，八年前所有的悲剧都不会发生。

心灵的救赎，不知道一生够不够？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叹息说：“我很累，泽磊，我不适合酒店。”

“你还想着他……”陆泽磊低垂的眼睫收敛了落寞的阳光。

夏晴不免心尖一颤，他？陆泽磊指谁，她的心里再明白不过。

可是他回来已有四个月，却一次都不曾提起过那个人。

那个对于他们来说，都曾是唯一依靠的人。

今天，他突然说起来，令夏晴一时失语。

她没有回答，陆泽磊却当做了默认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什么为什么？”夏晴明知故问。

“为什么……你不但不怪他，还这样想着他？八年……我听说这八年来你从来不曾停止过想他！周洁说，你每次从监狱回来，都会有很长一阵子不开心。”陆泽磊忽然站起身，西装笔挺的青年，却仍存着少年时候的冲动。

他疑惑的目光里，带了审视：“夏晴，你究竟记不记得……是他杀了爸爸！”

八年的忍耐，四个月的闭口不提，并不代表他不在意，并不代表他的原谅！

可夏晴想不到，在他的眼里，会看到恨，沉淀了八年的恨，很深……

“泽磊，有些事，不是绝对的。”

“可事实却是绝对的！”陆泽磊双手撑住桌面，那曾经温暖她的眼神，逐渐变得陌生而冰冷起来。

夏晴有些许怔愣，这个时候，倒仿佛觉得他确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男孩。

明亮的眼睛，依然可以照亮她的眼眸，可却不再是清澈见底的溪水，而是深不可测的海洋，隐藏了太多、太深的暗浪，偶尔的一次爆发，便可能是灾难。

“不管怎样，香榭丽舍的明天，已经和那个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泽磊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并且已经准备好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我最晚……只会坐在这里，到春节前。”夏晴说着，将手边的文件夹递给陆泽磊，“你看看，这是发布会的流程，还有你需要准备做的，而香榭丽舍的工作在你接手后，我会全部交待清楚……”

“不用了！”陆泽磊接过夏晴手中的文件夹，眼中光线不明。

他翻开第一页，一行一行扫下去，“从明天开始，就将酒店的情况一一交待给我，我答应接手，不过……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夏晴对他态度的突然转变，倒有些意外。

“你做总经理……”

“泽磊……”

“听我说完。”陆泽磊悠悠的声音，听上去永远那样悦耳，“熟悉酒店八年来的变化以及人和事，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，我想你知道，那么作为我的前任，陆辉的妻子，我的后妈的你，是不是应该负责带着我？”

夏晴无奈地笑笑：“你明明不需要，我知道，你留学期间，一直都关心着香榭丽舍每一次事件，每一个变动，接手没有那么难。”

“你就这么急于放手吗？”陆泽磊苦笑，“我有点惊讶，你的无情。”

夏晴想要说话，陆泽磊却长长出一口气，望向窗外灰暗的天空：“是谁……把你变得这样没有感情，展望吗？”

第一次，回国四个月后，第一次提起了他的名字。

夏晴叹息一声，她急于抽身香榭丽舍，完全与展望无关：“和他没有一点关系，是我本身就不适合这个位置，你爸爸的遗嘱也是这样写的。”

“你还在乎我爸爸？”陆泽磊眼光仍然落在窗外，仿佛刻意避开夏晴的目光。

夏晴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回眸瞬间，陆泽磊却将目光移向了桌边，他不许她走进他的视线吗？

夏晴隐隐有一种心酸。

她明白，若让陆泽磊完全原谅展望绝无可能，而她只希望，这种恨，能够随着时间，减少一些……

毕竟，这件往事里，没有谁比谁更无辜。如果真要说到无辜，也许只有莫涵吧？那个在一场阴谋里，牺牲的女孩。

“好，我答应。”

夏晴不想让陆泽磊感觉，她急于离开香榭丽舍，是因为不想再和陆家有任何关系，是因为……她想和展望在一起。

这种误会，她承担不起。

陆泽磊合上手中的文件夹，唇角勾出一道好看的弧度：“那就说定了。”

夏晴不语，陆泽磊望着她，欲言又止，却终于还是没有开口。

他知道，她多少有些勉强。

空气中，紧张的气息若隐若现，在不久后，夏晴才知道，这种气息，渐渐凝成了隔阂……

发布会定在这个周末，短短三天的准备时间。

消息一经放出，香榭丽舍上下传闻无数。

看上去如此着急的易主，离开八年的年轻继承人，那个大家几乎忘记了的人，四个月前，回到这座城市后不曾惊动太多人。

想不到一有动静，就是这样的大手笔。

会场定在龙腾厅，讨一个好兆头，酒店的男男女女们凑在一起，丝毫不逊色于娱乐记者，因为见识的人和事太多，八卦神经早已四通八达，酒店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，几乎都可以在一天之内，传遍整个香榭丽舍。

而会不会传出去，什么消息可以传播到什么程度为止，似乎也已经被大家把握得恰到好处。

咖啡厅，永远是消息传播的源泉之一。

“香榭丽舍真要易主了吗？”一个客人拿着今天的报纸，抬头问为他服务的女孩。

女孩礼貌的微笑：“这个……也许是的。”

也许是的！模棱两可的回答，在八卦时候，最是适用，即使传出去，也不能说她是消息的源头。

“也谈不上易主吧？”那客人对面的女人插口说，“接手的不是陆辉的儿子陆泽磊吗？反正都是他们陆家的。”

“夏晴那女人还真能放手，呵，我可不信，说不定这里面有什么说不得的事儿呢？”男人的想像力未必没有女人丰富，更不要低估男人的八卦能力。

坐在他们旁边，落地玻璃窗前的女子朝他们看了一眼，清早，阴天，却戴着大大的淡紫色墨镜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尖巧的下颌，线条柔美，长长的卷发安静地落在胸前，若不是旁边一男一女的两旬八卦，也许会有人怀疑她是一座精致雕刻的美丽人雕也说不定。

她实在太安静了，坐在这里整整一天，连咖啡厅的侍者都不免多看她两眼，毕竟，这年头有自杀倾向的人太多，去年，就有在咖啡厅服下安眠药的客人，后来因为抢救及时没有出现意外。

那女人终于开口说话：“可以借我报纸看一下吗？”

旁边桌的男子，也许光是闻到她身上淡淡清雅的香水味儿便已经着迷，他微笑的递过去：“美女的要求，怎么能够拒绝？”

这句话，惹来他对面女子的狠狠鄙视。

窗边的女人却没有表情，唇角也不见动一下。

这样轻薄的男人，她也见得多了。

她只是翻开报纸，香榭丽舍易主的消息登在了财经版头条，看来果然是J市的大事件呢。

她迅速地看完，将报纸合上，递回给身边的男人，冷冷一句：“谢谢。”

随即转头，搅动着手中的咖啡，继续看窗外人来人往，隔着淡紫色的墨镜，听着优雅的Dreaming My Dream变幻如云的唱腔。

那歌声，仿佛沟通了天与地的完美，在这样的音乐中，喝一杯柔顺微酸的BlueMountain，真是美事一桩，这喧嚣的世界，也似乎安宁多了。

不安宁的是新闻发布会当天。

香榭丽舍易主，不仅仅是酒店界、财经界的大事，因为酒店这个特殊的领域，总是可以吸引特殊的人群，于是娱乐记者、社会记者也统统涌了进来。

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宣传机会，自然来者不拒。

一直到发布会开始之前的十分钟，都不见陆泽磊露面，夏晴已经不止一次地看表，会场下快门的声音不绝于耳，不久，便传来隐隐的议论声。

夏晴叫来周洁：“怎么回事？泽磊呢？”

周洁有些紧张，今天早上，她明明已经打了确认电话给陆泽磊。

“我再去打个电话。”周洁一边向外走，一边拨通了陆泽磊的手机，手机刚刚接通，陆泽磊的手机铃声就在周洁身边响起，陆泽磊掏出手机，向周洁摇摇，“怕我不来吗？”

周洁松下口气：“快去吧，夏董……呃……夏总都着急了。”

陆泽磊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我说了会来就一定会，有什么可急的？”

他的表情不太友善，周洁偷偷看他一眼，没有再说话，她来到香榭丽舍之时，陆泽磊已经出国，她之前并没有见过他，只是传闻当中，他该是一个优雅阳光、笑容和煦的男孩，该是许多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可自从她见到陆泽磊，陆泽磊也是那样笑，却总令人觉得，那笑容，像是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陆泽磊走到夏晴身边，夏晴才放心下来：“我以为你不来了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陆泽磊坐好。

夏晴示意发布会可以开始了，主持人点点头，调整了麦的位置：“各位，十分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。”

.....

冗长的说辞令在场的记者们都不耐烦了。

其实，酒店的人事变动，原本不需要这样大张旗鼓，但夏晴知道，不做成这样，陆泽磊只会将期限一拖再拖。

酒店的决定宣布结束，陆泽磊上台讲话，夏晴已经让周洁为他准备了发言稿，陆泽磊却没有用，只是站在台上，简单地说了一句话：“请大家和我一起见证一个全新的香榭丽舍。”

他的这句话，意味深长。

夏晴略微一惊，全新的？她一时不懂，只是那温暖的沁着阳光的微笑中，带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丝凉意。

他终究是不愿马上接手香榭丽舍吗？

为什么呢？夏晴百思不得其解。

记者发问的时间是每一个发布会的高潮，一名记者果然抓住了陆泽磊刚才的那句话直接发问：“陆先生，您刚才说，让我们和您一起见证一个全新的香榭丽舍，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对现在香榭丽舍的经营状况不满呢？”

陆泽磊优雅地笑：“不满？哪里不满？”

反问，是最好的太极。

夏晴看着他，棱角完美的侧脸，带着不愠不火的笑容。

接着，一个个问题被他巧妙化解，大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势，他真是长大了。

陆泽磊的八卦太极功，着实让到场的记者有些意犹未尽，又有些遗憾，没有挖出猛料总是不好出抓人眼球的稿子。

而董事长换人，香榭丽舍酒店上下风声和谣传正紧，于是，所有人，也都保持在三缄其口的状态。

主持人再次接过话筒：“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发布会就到此……”

“慢着！”

忽然，一个女子声音从人群中传来，那声音低低的，似从地下迂回入耳，透着冰冷，顿时，令整个会场一片寂静，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去。

只见，自门口缓缓走来一个女子，深V白色紧身裙，勾勒出她美好的线条，她身段婀娜，步履轻盈，修长的腿，交叠美妙的影子，长长的卷发将胸前风光半遮半掩，更有一种神秘色彩。

高贵的气质，不俗的美貌。

明明是一副勾人心魄的妖媚样子，可偏偏一双眼睛，明澈清纯，透着完美与无邪。

虽然还不明她的来意，可这种气场，已经震撼了全场，令所有记者不自觉的按下快门。

夏晴一惊，这名女子……不正是在机场偶遇的那个女子吗？

她正要开口，却听陆泽磊突然叫了声：“Catherine？”

Catherine？夏晴疑惑地看向陆泽磊，难道，泽磊认识这个女子吗？

果然，那女人优雅微笑，走到陆泽磊面前：“恭喜，泽磊。”

她没有叫陆泽磊的英文名字Alan，而是叫他泽磊，显得更亲密些。

陆泽磊平静地笑笑，走上前与她握手：“谢谢，什么时候回国的？也不通知我去接你？”

白慕薇耸耸肩：“怎么敢劳你大驾？”

陆泽磊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怎么？你来……该不会只是为了恭喜我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白慕薇说着，递上手中一直拿着的白色信封，那信封上有淡淡百合的香水气味，黏合处还有一片玫瑰花瓣。

“情书？”陆泽磊旁若无人的打趣她。

“是啊，你敢不敢看？”白慕薇轻轻挑眉，却不显得轻浮，更有几分天真。

陆泽磊打开信封看去，却一惊：“求职信？”

白慕薇点头：“不错！我要应聘香榭丽舍RM（驻店经理）兼PR（公关）。”

一石能够激起千层浪，一句话也可以激起快门声无数。

这样的场合，暧昧的、散发着百合香水味的求职信，记者们敏锐的嗅觉告诉他们，决不能漏掉今天的女主角！

不错！男主角是陆泽磊，而女主角却显然已不再是夏晴。

而是突然出现在会场的，这名高贵优雅的神秘求职女子——Catherine。

Catherine，人们对Catherine这个名字有两种看法，一是美丽、优雅、举止合宜，却又隐藏了拘谨与严肃；一是普通的女人，友善，受欢迎，又有教养。

人如其名，这个女子，正给人这种感觉。她太好的诠释了这个名字的两种含义。

陆泽磊将求职信叠好放回到信封中，抬头看着她：“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”

男主角的话，再次激起一阵排山倒海的快门声。

白慕薇微微淡笑：“随时。”

突然，一个娱乐记者大声说：“小姐，请问你是白慕薇吧？十年前十四岁的童颜模特，十四岁就有个好身材，为很多杂志拍过性感的、清纯的封面，还拍过广告，对！就是你，我没认错，可是只有那一年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”

白慕薇转头看着他，笑得很自然：“不错，是我，我并没有要否认。”

她的淡然，令那记者一怔，随即更肆意地按下快门。

“泽磊。”

夏晴终于坐不住，她已经可以想像到明天各大媒体新闻标题，富二代与美女模特的绯闻一定会占据各大版块的头条。

“我们又见面了，夏董……不！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夏总了。”白慕薇伸出手，纤白修长的手指停在半空中。

这样的场合，夏晴不能失态，她礼貌地与她握手：“你好，白小姐，酒店的人事任命，总是要通过人事部的，并不是董事长一人说了算。”

“哦？是吗？”白慕薇眼角一斜，望在陆泽磊的脸上，陆泽磊平静地说，“没有的事，我已经决定了。”

白慕薇朝夏晴笑笑，不说话。

夏晴看向陆泽磊：“泽磊，驻店经理的职位很关键，不能草率。”

“我想，草率也总比位置空闲着好啊。杨铭贞辞职后，似乎就再也没有招人，况且，我不认为瑞士 Swiss Education Group（瑞士酒店管理旅游学院），SHMS 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人担任此职位，是草率的决定。”

陆泽磊一番郑重后，还是收回了犀利，看着夏晴，柔和了声音：“夏晴，她是我的同学。”

Swiss Education Group，集团下属 SHMS、IHTTI、HIM 三个酒店管理学院，其中 SHMS 是瑞士最大的酒店管理学校，IHTTI 是瑞士早期创立的酒店管理学院之一，HIM 是瑞士最早以英语为授课的酒店管理学院之一，SHMS、IHTTI、HIM 均是瑞士权威酒店学院协会会员，校舍前身都是当地著名的四星级、五星级酒店。

能够在那学习的人，也一定不是身份平庸之人。

夏晴略微震惊，这女子的确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，她此时的笑容无邪，目光却莫名地冷漠。

这个场合，不适合起冲突。

夏晴看着她，难道，机场的相遇并不是偶然吗？

虽然，白慕薇长得美貌高贵，可她却隐隐地觉得她来者不善。

陆泽磊见夏晴似乎默许地低下头，于是向众位记者们一笑：“好了，今天的发布